



Du Li Te Hang Hai Ji
杜里特航海记 上

〔英〕洛夫汀◎著
朱自强◎主编
徐明真◎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导 读

战争中诞生的和平故事

儿童文学评论家 朱自强

在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英国著名童话作家洛夫汀历时十几年创作了以“杜里特医生”为主人公的 12 部系列童话，本书收入的《杜里特去非洲》和《杜里特航海记》是其中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作品。

世界著名的“杜里特医生”系列故事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

洛夫汀生于英国一个英格兰和爱尔兰血统各占一半的家庭，他后来能一本正经地创作出异想天开的有趣故事，恐怕是因为同时接受了英格兰人的认真劲儿和爱尔兰人的丰富的幻想力。

洛夫汀从小就非常喜欢动物，曾经把妈妈的抽屉变成了小小的动物园，让家里人大吃一惊。长大以后，他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去加拿大、非洲、古巴铺铁路。1912 年，他在美国结婚，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杜里特医生”的故事在洛夫汀心里的最初萌芽，是在他作为爱尔兰军队的军官，出征比利时的佛兰德时。那时候他已经是两个年幼孩子的父亲，孩子们想得到身在战场上的父亲的来信。可是，不是恐怖的战斗，就是无聊的日子，战场上怎么会发生适合写给小孩子的事情呢。从小喜爱动物的洛夫汀终于从战场上的马身上得到了创作灵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运输军队和物资要使用大量马匹，马和人一样冒着生命危险。军人不管伤势多重，都不会被丢弃，可是对受了伤的马匹，为了使它减轻痛苦，就只好开枪杀死。洛夫汀想，这不是不公平吗？如果我们让马像人一样陷入危险之中，当马受伤时就该像人一样得到医治、护理，而要想医治、护理好受伤的马，人类就应该非常聪明并会说马的语言。成为治马名医比成为治疗人的名医难得多，他应该是更具同情心的人。这样思考着，洛夫汀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故事：在英国乡村住着一个医生，他是个怪人，但是充满了爱心，他学会了各种各样的动物的语言，与动物们亲密和睦相处、他的名字就叫杜里特。

洛夫汀趁战斗的间隙，写下一个个关于杜里特的故事，寄给英国的孩子们。战争结束后，洛夫汀根据这些原稿，整理成《杜里特去非洲》在美国出版，顿时引起轰动，并荣获美国纽伯利儿童文学奖，从此，洛夫汀的杜里特医生的故事便一发而不可收。

洛夫汀笔下的杜里特医生爱正义，爱人类，爱动物，我想这种普遍的爱，正是在战场上面对死亡的洛夫汀内心里强烈渴求和呼唤的吧！

目 录

杜里特去非洲

1	帕德尔华	1
2	禽言兽语	3
3	再陷贫困	9
4	非洲来信	12
5	旅途漫漫	16
6	玻利尼西亚与国王	20
7	猴桥	23
8	狮子将军	27
9	猴子会议	30
10	旷世奇珍	33
11	黑人王子	37
12	药与魔法	40
13	红帆蓝翼	45
14	老鼠报急	48
15	巴布利之龙	51
16	顺风耳陶陶	54
17	海中灵通	57
18	气味	60

19	岩石	64
20	渔港小镇	68
21	重返故里	70

杜里特航海记

第一部	73
1 鞋匠之子	73
2 伟大的博物学家	75
3 医生的家	80
4 伊夫·瓦夫	86
5 玻利尼西亚	91
6 受伤的松鼠	96
7 贝类语言	99
8 你专心吗?	101
9 梦中的庭院	104
10 医生的动物园	106
11 我的老师玻利尼西亚	109
12 好想法	112
13 旅人抵达	115
14 奇奇的旅程	117
15 成为医生的助手	118
第二部	121
1 鹅号船员	121
2 隐居者路加	123
3 吉普与秘密	125
4 鲍布	128

杜里特去非洲

1 帕德尔华

很久很久以前，所谓很久以前，其实就是我们的爷爷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一位医生，他的名字叫杜里特——医学博士，约翰·杜里特。高明的医生才能称为医学博士，因此据说他是非常博学的。

他的家住在一个叫“池沼边的帕德尔毕”的小镇。这镇上的人们，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认识他。他戴着绸礼帽从路上一过，众人肯定会相互议论：“看，大夫在那儿。他可是个了不起的大夫呢。”

不光是孩子，连狗也会成群结队地跟着医生，就连在教堂的塔顶筑巢而居的乌鸦，也会嘎嘎地叫着向医生鞠躬呢。

医生的家在镇子尽头。房子很小，可院子很宽阔，种着一大片草坪。石凳的旁边栽着垂柳。家务全由医生的妹妹莎拉·杜里特管理，只有院子是他亲手照管。

医生非常喜欢动物，养了好些。院角的池子里有金鱼，厨房里有兔子，钢琴里有小白鼠，储藏柜里有松鼠，地下室里有

刺猬。还有带着孩子的牛、上了岁数跛腿的马——它已经 25 岁了，鸡、鸽子、两只山羊，还有好多。其中，医生最宠爱的，是叫达博的鸭子，叫吉普的狗，叫加博的小猪，叫玻利尼西亚的鹦鹉和一只叫陶陶的猫头鹰。

医生的妹妹总是抱怨这些动物把家里弄得一团糟。有一天，一位患风湿症的老奶奶来看病，她刚坐下来，就跳了起来，原来坐的是正在椅子上睡觉的刺猬。这位老奶奶再也没来过第二次。一到星期六，她就坐上马车，到两公里半以外的奥克森桑普医生那儿去了。

医生的妹妹对医生说：“哥哥，再这么光养这些动物，患者可就一个也没有了。养些刺猬、老鼠，这哪儿像个医生！被动物赶走的患者，到老奶奶已是第四个了。地主简金斯，还有牧师，他们都说了，不管得什么病也决不上这儿来了。我们要一天天穷下去了。哥哥，你再这么着，有钱的客人可就都到别的医生那儿去了。”

可医生却说：“和有钱的人比起来，还是动物更可爱。”

“唉你这人真各色。”医生的妹妹说着，转身出去了。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医生家的动物越来越多，而来看病的患者却越来越少。

终于有一天，只剩下一位客人了，他是个卖猫食的，对什么动物也不觉得讨厌。可他并不是有钱人，而且他每年只生一次病，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每年圣诞节，他从医生这儿拿走一小瓶药，付给医生六便士。

就算是在很久以前，一年只靠六便士也是活不下去的啊。要是医生没在储钱罐里存些钱，日子真不知会过成什么样。

可是医生还是不断地养动物，给它们喂食要花好多钱。存的钱也越来越少了。

医生卖了钢琴，把小白鼠挪到衣橱里。但卖钢琴的钱也慢慢花完了，他又卖了星期日穿的茶色礼服。就这样，他一天天穷了下去。

现在，人们再看到医生戴着绸礼帽从路上过，就会大笑起来。

“瞧啊，那不是医学博士杜里特吗。以前他可是这儿最好的大夫，不过现在嘛，是个穷光蛋啦，袜子上都净是洞。”

可是，狗呀、猫呀，还有镇上的孩子们，还是像医生有钱时一样，跑出来成群结队地跟在他的后面。

2 禽言兽语

有一天，卖猫食的肚子疼，来看病了。医生在厨房里和他聊了起来。

“大夫，你别给人看病了，给动物看病怎么样？”卖猫食的问。鸚鵡玻利尼西亚正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雨唱着船歌，听到这话停下了歌声。

“我是说，大夫，”卖猫食的继续说，“动物的事没有你不知道的——比这儿的兽医知道得多多了。你写的关于猫的书，可真不赖。我不识字，不然我也写几本了，可我老婆特奥多西亚可是个学者呢，她给我念过你的书。嗯，可真不赖。嗯，简直是棒极了。就像大夫你就是猫一样，你懂得猫的心思。听我

说，当兽医可是能赚大钱的，知道吗？我会劝那些养着生病的狗啊、猫啊的老太太们都上你这儿来。要是那些狗啊、猫啊老也不生病，我就在食儿里弄些名堂。”

“不行，不行。”医生急忙说道，“这可不成，这可是不应该的事。”

“唉，又不是真弄出病嘛。”卖猫食的道，“我说的弄些名堂，也就是让他们打点蔫而已。当然啦，像大夫你说的，这有点儿对不起动物。可那些猫反正也要生病的嘛，那些老太太总是让猫吃多了。还有啊，要是马瘸了腿，山羊不自在了什么的，这儿的农民也都会来的。大夫，你就当个兽医吧。”

卖猫食的走了以后，鸚鵡从窗户跳到桌子上，说：“这真是个精明的家伙。大夫，就照他说的做个兽医吧，准没错。别去管人的事了，你是世界上最高明的医生，人才不懂得这些呢。大夫，你来照顾动物们吧，它们肯定能明白你是多么了不起。做个兽医吧。”

“嗯，不过兽医已经不少了呀。”医生一面说，一面把花盆搬到窗边去淋雨。

“不错，是不少，”玻利尼西亚说，“可够格儿的一个也没有。大夫，你听我给你说些趣事。你知道动物也会说话的吗？”

“鸚鵡不就会说话吗？”医生说。

“哎，我们鸚鵡会说两种语言，人语和鸟语。”玻利尼西亚得意地说，“如果我说‘玻利想吃饼干’，大夫你当然明白吧？可你再听听这个，卡卡噢依依、非非，你明白吗？”

“这、这、这是什么意思？”医生叫起来。

“这是鸟语，意思是‘粥还烫吗？’”

“这是真的?!”医生说,“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

“说了有什么用?”玻利尼西亚一边拂去翅膀上沾的饼干渣儿一边说,“说了你又不懂。”

“再说点我听听。”医生完全被迷住了,他跑到橱柜旁,从抽屉里拿出本子和铅笔,“慢点说,我要记下来。这可太有意思了,真是一个新发现。先从鸟的 ABC 说起,慢点啊。”

就这样,杜里特知道了动物也有语言,动物之间也可以谈话。这天下午,当外面下着雨的时候,玻利尼西亚一直站在厨房的桌子上,教医生鸟语。医生把它们全记了下来。

到吃茶点的时候,小狗吉普进来了。于是鹦鹉对医生说:“吉普跟大夫说话呢。”

“可我怎么只看到吉普在挠耳朵呢?”医生说。

“动物可不光是用嘴说话哟。”鹦鹉蹙着眉,尖声尖气地说,“也用耳朵说,也用脚说,还用尾巴说。什么都用的。因为有的时候不想出声。你看,现在吉普在掀着一边鼻子呢。”

“这是什么意思?”医生问。

“是说‘你们不知道雨停了吗?’”玻利尼西亚回答,“在问你呢。问事的时候,狗总是用鼻子的。”

打那儿又过了些天,医生在鹦鹉的帮助下,已经懂得不少动物的语言了。自己也能跟动物说话了,动物说的也都能听懂了。于是,医生就彻底不再做给人看病的医生了。

于是卖猫食的到处告诉人们,约翰·杜里特做兽医了。很快地,老太太们带着吃多了点心的巴儿狗、狮子狗什么的来了。农民们也走了好几公里的路来请医生给牛羊看病。

一天,一匹干农活的马来到了医生这儿。这可怜的动物听

说有人会说马语，非常激动。

“是这么回事，大夫，”马说道，“山那边那个兽医，什么也不懂。他说我得了什么附关节硬瘤，其实我是得配副眼镜了。我一边儿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了，马也和人一样，有说马不许戴眼镜的法律吗？山那边那个傻瓜大夫看也不看我的眼睛，只顾给我吃大药丸。我想和他说说我的心情，可他一句马语也不懂。我就是想配副眼镜嘛。”

“没问题，没问题，”医生说，“马上就给你配。”

“我想配副大夫您戴的那种，”马说道，“不过镜片要绿色的，最好耕五亩地也不会被阳光刺伤眼睛的那种。”

“明白了，”医生说，“给你配绿色的。”

医生打开房门，送马回去。马说道：“我惹了个麻烦，大夫。动物一般不诉苦的，不过这次可真是个麻烦。人往往以为谁都能当给动物治病的名医呢，其实这比当给人看病的名医难多了。我主人的仆从就自以为马的事没他不知道的，大夫，真想让您看看那家伙的脸，胖得眼睛都没了，好像脑袋里塞满了土豆似的。上周，他想给我贴芥末膏药来着。”

“给你贴哪儿了？”医生问。

“哪儿也没贴到，”马说道，“他想贴来着，结果被我踢到鸭子池里去了。”

“这可真是个麻烦。”医生说。

“我算是比较文静的动物了，”马说道，“一般被人欺负，我也都忍着，不为那些无聊的事发火。可这次光那一个给错药的兽医就够我受的了，他也搅了进来学那个样。当时我实在忍不住了。”

“那家伙伤得重不重？”医生问。

“不重，一点儿不重，”马说道，“我踢得巧。现在他正请那个兽医给看呢。对了，大夫，我的眼镜什么时候能取啊？”

“下周，”医生说，“你星期二来吧。再见。”

于是，杜里特做了一副绿色的、漂亮的大眼镜。马的眼睛一直有一边看不清楚，现在又像以前一样能看见了。

不久，在帕德尔毕附近的乡村便常常可以看到戴着眼镜的家畜了，再也听不到关于失明的马的故事了。别的动物也常到医生这儿来。动物们知道医生懂自己的语言，便告诉他哪儿疼啦，感觉怎么样啦等等。医生便很快给它们治好了病。

这些动物回家之后又会告诉自己的兄弟姐妹和朋友，说住在那个院子小房子的大夫是个真正的大夫。因此，所有的动物，马、牛、狗，以及田鼠、獾、蝙蝠等住在野地里的小动物们，一生病也都跑到医生家来了。医生家的院子虽说很宽阔，也总给这些动物挤得满满的。

因为客人实在太多了，医生不得不按照动物的种类，给它们分别做大门。外大门上写着“马”，内大门上写着“牛”，便门上写着“羊”，如此，每种动物都有自己进的门。连老鼠，也给它们在地下室开了一个小隧道，让它们在那儿排着队，耐心等着医生巡诊。

这样，医学博士约翰·杜里特的名字两三年间就在方圆数公里内的动物们中间传播开来。冬季飞往其他国度的鸟们又向外国的动物们介绍，说在“池沼边的帕德尔毕”有一位精通动物语言，帮助动物的好医生。这样一来，医生在全世界的动物中都有了很高的威望——比邻居们所知道的医生可高多了。医

生心满意足，每天过得非常愉快。

有一天下午，医生正疾笔著书，玻利尼西亚像往常一样停在窗上望着院中摇曳的树叶，突然它大笑了起来。

“怎么啦？玻利尼西亚？”医生抬起眼睛，问道。

“我想到了一些事情。”鹦鹉说着，仍定定地望着树叶。

“想到了什么事？”

“想到了人。”鹦鹉说，“人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真让人厌烦透顶。世界已经存在了好几千年了吧，可人所知道的动物语言还只有一个，就是狗摇尾巴表示高兴，仅此而已。这还不够可笑吗？能像我们动物一样说话的，大夫你是头一个。真拿人没办法，自以为是，装模作样。还说什么‘不会说话的动物’，哼，‘不会说话’？从前我见过一位不用张嘴就能用七国语言说早安的鹦鹉，什么语言都会，连希腊语都会。一个上了年纪，白胡子的大学教授买了它去，可没在一块儿生活多久。据那位鹦鹉说，那教授说的希腊语净是错的。向学生教错的，让人实在看不下去，就离开他了。我常想那位鹦鹉不知怎样了，它的地理知识比人可丰富多了。人可真够讨厌的了，他们要是会飞，哪怕能飞麻雀那么高呢，还不知会骄傲成什么样子呢。”

“你倒真是只无所不知的聪明鹦鹉。”医生说，“你到底有多大了？我听说鹦鹉啦、大象啦都能活好多年呢。”

“我自己也不清楚，”鹦鹉玻利尼西亚说，“183？不对，是182吧。反正最早我从非洲到这儿来的时候，查尔斯王还躲在橡树洞里呢。我还记得他那张脸，不见天日的忧伤的脸。”

3 再陷贫困

就这样，医生不久又成了一个有钱人。妹妹莎拉也买了新衣服，过上了舒服的日子。

来请医生看病的动物中，有的病得很厉害，有的得住一周多院，可也有的病渐渐好了，就靠在草坪的椅子上静养。

有时也有病全好了也不想回自己家的。它们喜欢医生和医生的家。听到它们请求说“让我住在您身边吧”，医生便不忍拒绝。因此医生养的动物是越来越多。

一天傍晚，医生坐在院子的石墙上吸烟，一个拉风琴的牵着猴子走了过来。医生一眼看出猴子的项圈太硬了，猴子身上脏兮兮的，满怀忧伤。他抱起猴子，给了拉风琴的一先令，让他快离开这儿。拉风琴的气坏了，说：“凭什么要把猴子让给你？”医生说：“好，不走就让你的鼻头先尝一拳！”拉风琴的骂骂咧咧地走了。医生块头虽不大，可长得很结实。这只猴子和医生生活在一起，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别的动物叫这只猴子作“奇奇”。在猴语中，这是很普通的一个词，意思是“健康”。

还有一次，帕德尔毕镇上来了马戏团。一只牙痛的鳄鱼半夜里逃出马戏团，爬到了医生的院子里。医生用鳄鱼语招呼它把它领到家里，给它治了牙。鳄鱼意识到这是个非常好的家——对所有动物来说都是个安居乐业的非常好的家，它想和医生住在一起。于是它请求医生说：“我保证不吃鱼，让我住在

院角的池子里吧。”

马戏团的人来领鳄鱼了，可它狂怒不已，谁也不敢碰它，全吓跑了。但对医生家的人，鳄鱼却像只小猫一样温顺。

但是自从医生家里来了鳄鱼，镇上的老太太们却不敢带巴儿狗们来了。而且，尽管医生说了鳄鱼绝对不会吃小羊、小牛，但农民们还是不肯来了。因此，医生对鳄鱼说：“看来你不回马戏团是不成了。”于是鳄鱼大颗大颗滴着眼泪，拼命请求：“让我留在这儿吧。”医生也无法赶它走了。

医生的妹妹走过来，说：“哥哥，你得把它弄到别的地方去。农民和老太太们都不敢到你这儿来了。好容易刚赚了点钱……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把那只阿利葛塔鳄鱼弄到别处去吧。不然我就再也不管哥哥家的事了。”

“那不是阿利葛塔鳄鱼，是克罗克达伊尔鳄鱼。”

“名字无所谓，”莎拉说，“那么个恶心的家伙趴在床底下，我真受不了家里有这种东西。”

“可它向我保证过，”医生说，“它保证过谁也不咬。它不愿回马戏团，我又没钱送它回故乡非洲。它也没给谁捣乱，举止也还文明，干吗跟它过不去呢？”

“可我就是不喜欢它留在这儿。”莎拉说，“它把铺地板的油毡也给吃了。哥哥，你要不马上把它弄走，我，我就去嫁人。”

“好吧，”医生说，“你去嫁人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说毕，医生取了帽子，到院子里去了。

莎拉·杜里特收拾了行李，离开了家。这以后，医生就一个人和动物们一块儿生活。

不久，医生就又穷了，而且从没这么穷过。可是等着吃饭的嘴却多得不计其数，还得照管家。也没人给补衣服，也不知上哪儿去弄付给肉铺的钱。事情越来越难办了，可医生一点儿也不在意。

“钱这东西，麻烦得很。”医生这话口头禅似的挂在嘴上，“要是没人发明这东西，我们会活得更自在。只要幸福钱又算什么。”但是不久，动物们开始担心起来了。一天夜里，医生坐在厨房前的椅子上打盹的时候，动物们小声地商量起来。算术特棒的猫头鹰陶陶算出医生手头剩的钱只够维持到下周了，而这也是预计每人一日只吃一餐才能做到。

于是，鹦鹉说：“我想我们现在必须做点家务了。至少这一点我们还能做到。大夫这么寂寞，这么贫穷，不全是为了我们吗？”

商量决定，猴子奇奇负责做饭和缝补，狗负责扫地，鸭子负责掸尘和整理床铺，猫头鹰陶陶负责记账，猪负责收拾院子，鹦鹉玻利尼西亚年纪最长，所以兼任管家和洗衣妇。

当然，在最初一段日子，这些新工作对动物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不过，有两只手能和人一样干活的奇奇是个例外。但渐渐地，大家就习惯了。小狗吉普不用笤帚而用尾巴把地上的尘土扫出去的样子十分有趣。不久，工作就干得十分拿手了，连医生都说家里从来没这么干净过。

这样，一切还算顺利。可没钱的日子依然不好过。

因此，动物们又在大院门外开了蔬菜店和鲜花店，向过路人叫卖大萝卜、玫瑰花什么的。

即使如此，钱还是不够用。可医生一点儿也不担心。当鹦

鹅告诉医生鱼店再也不给送鱼来了时，医生说：“没关系。只要鸡还下蛋，牛还产奶，不就能吃到煎蛋卷和点心嘛。而且，地里还有蔬菜。冬天还早着呢，用不着大吵大闹的。莎拉就是这点不好，爱吵闹。莎拉在干什么呢？——她可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从某一点来说。哈哈。”

不过那一年却比往年雪下得早。上了岁数的跛腿的马为了让大家在厨房烤上旺旺的火，从郊外的树林运了许多柴火。可蔬菜几乎全都没有了，剩下的一些也都盖在雪下了。动物们都觉得肚子好饿。

4 非洲来信

那个冬天是个非常寒冷的冬天。12月的一个夜晚，大家正围着厨房温暖的炉火，听医生读他用禽言兽语写的书，突然，猫头鹰陶陶说：“嘘！外面有声音。”

大家侧耳倾听。过了一会儿，有人走近，门“啪”的一声开了，气喘嘘嘘地跑进来的是猴子奇奇。

“大夫！”奇奇喊着，“我在非洲的表哥给我来信了。那儿的猴子中正流行一种瘟疫，大家都传染上了，好几百只全死了。那儿的猴子听说过大夫，来请您去非洲治病。”

“这信是谁送来的？”医生摘下眼镜，一边放下书，一边问。

“是燕子，”奇奇说，“现在住在储雨罐里。”

“把它带到炉火这儿。”医生说，“大概快冻僵了吧。早在